

Karl Marx
ou l'esprit du monde

卡尔·马克思
世界的精神

Karl Marx

Jacques Attali

Karl Marx
ou l'esprit du monde

卡尔·马克思
世界的精神

[法] 雅克·阿塔利——著

刘成富 陈玥 陈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尔·马克思:世界的精神/(法)雅克·阿塔利
著;刘成富,陈玥,陈蕊译.—2版.—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058-4

I. ①卡… II. ①雅…②刘…③陈…④陈…

Ⅲ. ①马克思(Marx, Karl 1818—1883)—传记 IV. ①A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2889 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夏 雪

卡尔·马克思:世界的精神

[法]雅克·阿塔利 著

刘成富 陈 玥 陈 蕊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4
字 数 335,000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058-4/A·128
定 价 68.00 元

献给我的父亲

因此,要理解圣书,就必须有一种意义使全部相反的章节在其中都得以调协。有一种意义可以适应许多相调协的章节,这是不够的;而是要有一种意义可以调协甚至于是相反的各个章节。

——帕斯卡尔《思想录》

目 录

序言	001
第一章 德意志哲学(1818—1843 年)	005
第二章 欧洲革命(1843 年 10 月—1849 年 8 月)	053
第三章 英国经济学家(1849 年 8 月—1856 年 3 月)	107
第四章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1856 年 4 月— 1864 年 12 月)	145
第五章 《资本论》之思想家(1865 年 1 月— 1871 年 10 月)	191
第六章 最后的战斗(1871 年 12 月—1883 年 3 月)	237
第七章 世界精神	275
参考书目	333
谢 词	348

序 言

任何一位作家都从未拥有过比他更多的读者,任何一位革命者都未曾汇聚过比他更多的希望,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再引发更多的注解,同时将某些宗教创立者弃之一旁,任何人对 20 世纪所产生的影响力都无法与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

然而,在我们目前所处的 21 世纪初露黎明之前,马克思的各种理论以及他对世界的构想在全球范围内都遭到了抵制;以他的名义构建起来的政治实践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今天,几乎没有人还会去研究他,人们确信,马克思曾经认为资本主义濒临灭亡而社会主义触手可及,事实上他过于乐观了。在有些人眼中,他甚至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某些打上深刻烙印的逆行倒施之举的主要责任人。

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人们会发现他比所有人都更早看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异化人们的行为的。人们同样会发现他从不认为资本主义日薄西山,他也从不相信社会主义可能会在某个单独的国家内成为现实,与此相反的是,他称赞自由贸易与全球化,他还预言,如果革命突然爆发,那它只能以超越早已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

重新回顾马克思的一生,我们还会意识到这位在无数悖论之中被审视的卓绝灵魂充满了极度的现代性。

首先,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与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惊人地相似。如今,亚洲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统治地位,而经济领域则被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把持。如今,民主体制与市场正试图占领全球。正如今天,科学技术为能源与商品生产带来变革;通信、技艺与思想体系昭示着劳动艰辛度的大幅度减轻。如今,没有人知道市场是否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浪潮,抑或是处于各类矛盾的顶点之处。如今,最发达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如今,一些暴力甚至极端的垄断集团强烈反对市场的全球化、民主的发展以及世俗化进程。如今,一些人开始向往另一种能使人摆脱贫困、异化与痛苦的亲如手足般的生活。

如今,许多作家与政治人物都在抢夺发现新出路的机遇,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他们都会将人引领至此。如今,一些勇敢的男女,特别是像马克思那样的新闻工作者,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以及思想自由作出了牺牲。如今,资本主义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处处影响着劳动成本,并将欧洲国家的组织形式变为一种世界模板。

其次,因为马克思的行动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主要构成之源:正是在他所创建的共产国际中,社会民主从此诞生;20 世纪的某些独裁政权在歪曲马克思理想的同时得以建立,时至今日,有些国家依旧深受贻害。正是通过马克思开启的社会科学,我们的国家概念与历史概念逐步形成。正是由于将他视作杰出代表的新闻业,人们从未停止理解这个世界,而世界也因此不断变化。

最后,因为马克思身上会合了当代西方人的所有特质。犹太教告诉他贫穷让人无法容忍,生活的价值在于它能改善人类的命运。基督教使他怀揣梦想,对能够获得解放并人人互助友爱的未来充满希望。文艺复兴赋予了他理性思索世界的志向。普鲁士让他确信哲学是科学之首,而国家则是一切权力的可怕心脏。法国给予了他信念,让他懂得大革命是解放人类的条件。英国人使他对民主、经验主义与政治经济学饱含热爱。最后,他继承了整个欧洲对普世价值与自由的迷恋。

借助于这些他时而承担时而摒弃的遗产,他成为了普世价值的政治思考者以及弱势群体的捍卫者。即使在他之前的多位哲学家已经从整体来思索人类,马克思依然是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科学和哲学综合体的第一人。就像他的首位思想导师黑格尔一样,他希冀完整地洞悉现实;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只在人类历史中而非上帝的统治中观察现实世界。他对每一门学科与每一门语言都表现出惊人的求知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努力探求整个世界以及人类自由的原动力。他代表着一种世界精神。

总之,这位被放逐者——也是过去几个世纪里唯一一种新兴宗教的奠基者——非比寻常的人生轨迹,让我们懂得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如何构筑在这些奇人的基础之上,当通往权力的道路向他们敞开之时,他们却选择生活在社会边缘,穷困潦倒,从而保存梦想的权力,企盼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今天的我们有义务向他们致谢。同时,马克思著作的遭遇,向我们揭示了梦想中最美好的部分是如何逐渐偏离,最终陷入非人暴行的泥淖。

当我谈论马克思时,我既不会夸张也不含忧伤。我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从这个词的任何一个层面来看我都不是。马克思的作品也没有陪我度过我的青年时期；这或许显得让人难以置信，在我研读科学、法律、经济与历史的那段时期，我甚至从不打算念出他的名字。我与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必须回溯到我对他作品迟到的阅读，以及我与《致马克思》一书的作者路易·阿尔蒂塞尔之间的一次通信。从那以后，这位巨擘与他的著作就从未离开我半步。马克思以他精准的思想、有力的辩证法、强大的推理、清楚的分析、激烈的批判、幽默的话语与明晰的构想深深地吸引了我。随着研究不断加深，我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了解他对市场、价格、生产、贸易、权力、不公平、异化、商品、人类学、音乐、时间、医学、物理、财产、犹太教和历史所持的观念。如今，我意识到了马克思学说的两面性，也无法苟同他的多位继承者所得出的各种结论。但是，如果我对他的所思所想并未满怀好奇，如果我对他的作品毫无兴致，那么我也不会投身于对马克思的解读中。

成百上千类研究，几十种传记都涉及了这位享誉全球的思想大师，这些资料要么将他塑造为圣徒，要么对他充满仇恨，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搁置作者的主观情感。他的每一行字都引发了数百页愤怒无比或狂喜不已的评论。有的人将马克思描绘为政治冒险家、金融野心家、家庭暴君或是社会寄生虫。另外一些人则视他为预言家、外星人、头号经济大家，是社会科学、新历史学、人类学甚至是精神分析学之父。还有一些人竟然称马克思为最后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今天，当共产主义在这颗星球上似乎已被永远抹去，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再是权力关键点之时，我们最终得以用客观的、严肃的，也是真正有用的方式来评价他。

所以，现在是时候去除伪装，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讲述马克思那不可思议的命运以及他非同常人的智慧与政治轨迹，从而了解他如何以不满三十岁的年龄就撰写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政治文本；揭示他与金钱、劳动、女人之间的独特关联；发现这位针砭时事之人的卓越之处。从而借同样的契机，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19世纪，到处是暴力与战争、穷困与屠杀、独裁与镇压、苦难与瘟疫，所有这些与浪漫主义的光芒、资产阶级小说的芬芳、歌剧院的镶金镀边以及“美好时期”^①的舞台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① “美好时期”：指20世纪最初数年。——译者注

第一章 德意志哲学

(1818—1843 年)

无论是在卡尔·马克思的父亲系还是母系家谱里,人们往往要追溯很远,才能够发现其家族成员从事犹太教士这种职业的记载。

15 世纪初,一个名叫哈—列维·明茨的人为了躲避迫害而逃离德国。他的儿子,出生于 1408 年前后的亚伯拉罕·哈·列维·明茨,成为了帕多瓦的犹太教士。在他的子孙后代中,帕多瓦犹太教法典大学的校长米尔·卡兹耐伦伯根位列其间,这位校长于 1565 年辞世;还有一位名叫约瑟夫·本·格森·哈—科亨的人,1591 年在克拉科夫^{215①}去世。17 世纪初,这个家族以明茨的姓氏重新回到故土,定居在莱茵兰的特里尔地区。

那时,特里尔虽然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但其规模很小,由奥古斯都皇帝主持修建,位于德法文明的交汇处。起初,这个城市是皇室的居住地,也是戴克里先皇帝统治下罗马帝国的四座都市之一,根据《凡尔登条约》的协定,于 843 年归并给了法兰克王国。之后,日耳曼人重新掌控了这座城市,当德意志的许多邦国纷纷皈依路德新教时,天主教依旧在特里尔保持着统治地位。

明茨家族自 17 世纪在此定居之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家族里的许多男孩子承父业,成为了犹太教士;而女孩则嫁给其他教士,生下的儿子在莱茵兰地区,通常是在特里尔继续从事这一职业。由于大家都不靠这项职业谋生,他们仍然从事着裁缝、细木工或是抵押贷款出借人的工作。18 世纪初,一位名叫阿隆·罗乌的人相继在特里尔与阿尔萨斯的维斯妥芬担任犹太教士。他的儿子约祖亚·赫歇尔·罗乌,于 1733 年被任命为安斯巴赫的犹太教士,此前在特里尔担任该职。约祖亚的儿子莫泽斯·罗乌也成为了教士;莫泽斯的女儿埃娃·罗乌则嫁给了城里的另一位犹太教士。从 1788 年起任此职位的莫尔德谢·马克思·莱维,他的父亲迈埃尔·马克思·莱维来自萨尔州的萨尔

① 此为文后参考书目的编码。——编者注

路易(法国元帅沃邦曾在萨尔路易修筑要塞工事),也是特里尔的一位修士,他在家乡时开始使用亚伯拉罕·马克·哈勒维²¹⁵这个名字。“马克”转化为“马克思”,仅仅是出于对身份证件编写过程中拼写习惯的考虑。

天主教在特里尔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如果人们相信曾经在此旅居的歌德的描述,那么“在城墙之内,由于教会、教堂、修隐院、社团、骑士团修会等的大量存在,城市显得拥挤不堪,甚至令人感到窒息;在城郭以外,城市被隐修处、修道院¹²⁴或各类宗教建筑阻塞,确切地说,是被它们所围困”。

法兰西王国和某些德意志邦国在宗教问题上争论不休。在特里尔居住的犹太人并不多,他们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被禁止从事包括农业在内的几乎所有职业。这里的许多犹太人都是抵押贷款的出借人,因为这是唯一向他们大面积开放的行业,有时他们甚至是被迫从事这项工作⁶²。

在法兰西的领土上,一个现代国家正在逐步形成,与此同时,由日耳曼人所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依然只是一个由许多独立王国所组成的松散联邦。邦国中实力最强大的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敌对,使联邦更加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不管是思想尚处于懵懂状态中的百姓,还是只热衷于维护自己政权的王孙贵族,他们都对“国家”的概念毫无兴趣。只有一些商人、哲学家和诗人设想着德国的统一。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特里尔成为了贵族阶层的避难所以及这些人进行反击的前哨站,还成了科布伦茨市的先头兵。孔代亲王的部队与保皇党军队在这座城市交错而过,一些流亡贵族也在此策划着无以计数的阴谋。1794年,国民公会组织的军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刚刚在一场闪电般的反击战中大败保皇党的部队。一帮折服于民主理想的年轻人围绕着自由女神的常青树翩然起舞,特里尔成为了萨尔州法国人聚居的中心,一些官员从巴黎来此管理这座城市,还有一些要人创建了雅各宾派俱乐部。城里大约有三百多名犹太人。随着法国人的到来,犹太人希望能获得政治上的解放。这样,在制宪会议召开以后,来自法国的犹太教徒也能从中得益。1801年,首席执政拿破仑·波拿巴从奥地利手中攫取了莱茵河左岸的领土,法国由此确认了对特里尔的统治。

面对无坚不摧的拿破仑帝国,德意志邦国相继崩溃失守。1806年,普鲁

士和奥地利被法军占领,拿破仑宣告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

当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接连发生时,萨穆埃尔(莫尔德谢·马克思·莱维的两个儿子之一)正准备继承父业,担任特里尔的犹太教士;他的祖父迈埃尔·马克思·莱维 1798 年逝世。莫尔德谢的另一个儿子,出生于 1777 年的赫歇尔(莫尔德谢此时是萨尔路易的教士)对此职业毫不动心,甚至对宗教敬而远之²⁷⁷。法国大革命在赫歇尔的青年时代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799 年,在征得父亲的勉强同意之后,他成了莱茵兰首批前往斯特拉斯堡²¹⁵用法语进行司法学习的犹太人之一;他全身心地沉浸在大革命所宣扬的思想与所确立的法律当中,他想当一名律师,以此来保护受到各种侵害的犹太人。后来,他成为了特里尔的第一位律师;那个时候,在法国的犹太人可以从事这项职业,但特里尔的犹太人却被禁止。

跟拿破仑帝国统治下的所有犹太人一样,1806 年 7 月 26 日,特里尔的犹太人也接到了司祭波尔达利的命令,要求他们指派一些代表前往巴黎参加联合议会以确定犹太人在帝国里的身份地位⁶²。赫歇尔此时仍是斯特拉斯堡的一名学生,他与其他绝大多数的犹太教徒一样,都是拿破仑的虔诚崇拜者。1806 年 9 月,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在写给维也纳的外交大臣施塔迪翁伯爵的信中说:“所有的犹太人都将拿破仑视为救世主。”

1807 年,达维特在巴黎创作完成了一幅画《拿破仑的加冕礼》,黑格尔在柏林出版了《精神现象学》,与此同时,民法典被引入了莱茵兰。经过一年的讨论,1808 年 3 月 17 日与 7 月 20 日,犹太人的地位得以确定:犹太教法庭的审理权将仅限于处理宗教问题;犹太人跟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帝国的公民;他们应当使用家族姓氏,享有婚姻自由,对赫歇尔而言,最重要的是犹太人享有极大的职业自由,可以选择从事他们心仪的职业⁶²。但他们被禁止离开他们所生活的国度,拿破仑帝国也向境外的犹太人关闭了大门,严禁他们前来定居,除非在法国已购得农业资产或是已被法国人雇用。更准确地说,如果犹太人的数目已达到一定的量,那么任何一名尚未在上莱茵省或下莱茵省落户的犹太人都不得在此定居。相反,特里尔的犹太人则遭遇了一场灾难:出借抵押贷款这项工作,这项唯一能够使他们与其他团体交往联系的工作,从今以后将收归银行⁶²。换句话说,赫歇尔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事他所希望的职业,但却不能

在特里尔或是在帝国境内。赫歇尔·马克思·莱维有这样的记录,当犹太人被剥夺了出借抵押贷款的权利,也就意味着被掠夺了谋生的方式,有人开始冒险煽动一种复仇情绪,以及对他们刚刚获得的公民权的鄙夷。

有几位莱茵省的犹太教士,其中包括莫尔德谢和他的儿子萨穆埃尔,试图阻止修会里的某些成员在皇家法庭前引起冲突。然而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找到工作、获得大学录取资格以及与基督教徒的关系都使成规与习俗被推翻。最年轻的一代人对新时代满怀激情,被科学、民主、哲学和自由强烈地吸引。他们担心帝国一旦坍塌,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利也将随之付诸东流。

至于赫歇尔本人,他一直梦想当一名律师,或成为公开的无神论者。无论如何,人们都将他视作研究拿破仑法典的杰出专家;这些法典在莱茵兰以及帝国全境内的所有领域开始逐步生效。1810年,33岁的赫歇尔终于以律师的身份在特里尔定居,他的兄弟萨穆埃尔则在父亲死后成为了一名教士。赫歇尔是第一位以此身份在特里尔定居的犹太人,其他的犹太律师则选择了莱茵兰的第一大城市科隆。在那里,犹太人数量更多,生活更加富裕,并且比在特里尔受到更好的对待。莱茵省的有些犹太人也前往科隆从事新的职业,比如记者、法官、军士、工程师、化学家、工业家、画家、音乐家、小说家或诗人。愈新颖的职业对他们就愈有吸引力,因为任何权力或是任何阶级制度都无法封锁新兴职业向他们敞开的大门,律师这一职业曾经遭遇的境况再也不会出现⁶²。虽然有禁令在先,一些人仍然成功离开了莱茵兰而奔赴巴黎,因为在那里人们更加便于从事这些新的职业。

1812年11月,当拿破仑的大部队在别列津纳河遭遇溃败时,帝国内的人民正因不堪重税与征兵而怨声载道。摩泽尔省的农民以及特里尔手工业者的孩子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帝国军队所带来的苦难中成批死亡。大革命的火焰面临着熄灭的危险,盛行的波拿巴主义正在被逐渐削弱,人们用敌对的态度取代了原先无所谓的心态。依然充当着帝国最后支撑者的犹太人有时甚至被指控为是受雇于拿破仑的奸细,事实上,在拿破仑的军队从俄国撤退期间,一部分犹太人的确保护了溃乱中的帝国部队。

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来支持拿破仑:对欧洲的犹太人而言,帝国的分崩离析宣告了动荡时期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强制境

内的犹太人转而从事自由职业或是担任公共职位。至于在原则上废除了若干歧视性条款,尤其是向犹太人开启学校或大学校门的普鲁士法令,实际上从未真正得以实施,在奥地利和俄国也是如此。

1814年11月22日,当拿破仑被流放至厄尔巴岛,也就是维也纳会议拉开帷幕时,时年37岁的律师赫歇尔,在仍然处于法国行政管辖下的特里尔市内一座犹太教堂里,迎娶了26岁的荷兰籍犹太姑娘罕丽达·普列斯堡。

罕丽达出生于一个长期定居在联合省共和国的匈牙利犹太家庭,当西班牙人的统治结束后,犹太人在欧洲开始享有独特的宗教和经济自由。她的外祖父是奈梅亨的一名教士,父亲是富商,她的一位姐姐嫁给了城里的犹太银行家莱昂·菲利浦斯,这位银行家是飞利浦公司创始人的祖父。罕丽达会用荷兰语读写,在那个时代,这项才能在女性身上并不多见;她并不擅长德语,从学习意第绪语开始,她就知道自己和其他所有来自东方的犹太人一样,共同使用这门语言²¹⁵。

罕丽达收到了4536塔勒的聘礼,这相当于十五年的体面薪水。这对新婚夫妇居住在特里尔布吕肯斯特拉斯664号(如今是10号)一套漂亮的寓所内²¹⁵。

1815年1月,曾经为法国军队的到来而欢呼雀跃的11000名特里尔市民,再次欢迎了前来解放他们的反法联盟。特里尔重新归属于普鲁士。最幸福的莫过于城里三百多位路德教徒,因为他们与新的统治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普鲁士以万分审慎的态度对待宗教问题,前往特里尔出差的高级官员被要求尊重当地的独特习俗;对国有资产的出售不许有任何质疑;拿破仑法典依旧发挥着效力;法庭保留了公共程序与口头陈述程序。普鲁士以远距离监控的方式管理着莱茵兰。1815年6月,维也纳会议闭幕,胜利者们创建了“日耳曼联邦”用以取代已经瓦解的神圣罗马帝国。但这只是一个王族联盟,并非国家政权,唯一的公共机构是一个设立在法兰克福且没有实权的议会,该议会可以召集39个德意志邦国的君主或统治者委派的密使。

然而,神圣同盟却废除了涉及解放犹太人的相关法律条款:在佛罗伦萨和法兰克福,犹太人被强行迁往犹太人安置区;在普鲁士重新管辖的莱茵兰,他们被禁止购买土地,被限制婚姻自由,还被勒令不准随意选择居住地或从事他们所希望的职业。曾经在法国统治下担任官方公职的极少数犹太人被驱逐出

政府机构,在特里尔,有三个人遭到了此举的重创,其中就包括赫歇尔。

他曾预想过这一切:自从拿破仑帝国开始摇摇欲坠,他便觉察到自己的梦想将被迫终止,他也将失去克服了重重困难后才获取的担任他所熟知与喜爱的律师工作的权利。他不再崇拜帝国,转而寻求保护,奢望能够获得特许,并为此尝试了一切可能。

1815年7月末,在滑铁卢战役的翌日,赫歇尔致函驻特里尔的普鲁士官方委员会,以组织新旧政权的权力交接。他在一篇论文里阐述自己是一位遵纪守法的公民,并将绝对忠诚于国王;他对普鲁士的公平精神充满信心,恳求获得特许。委员会主席将赫歇尔的诉求转达至柏林,将他描述为“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充满热忱且全然忠心的人”²⁴⁸,并建议当局批准他的请求。赫歇尔终于等到了答复,随即心情跌落至谷底:他的申请被拒绝了。

因此他和所有其他拿破仑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一样,必须在职业和宗教信仰之间做出选择。

许多进退维谷的莱茵省犹太人选择了改变宗教信仰,赫歇尔则陷入了犹豫不决之中:他才结婚不久,女儿也刚来到世上不久,妻子又怀孕了。他无法想象从事另一种犹太人获许从事的职业。由于自己的专业特长,他信仰直接与博学之人而非与修士对话的某种抽象的神,并非犹太教的神。长时期以来,他只是偶尔去弟弟所主持的弥撒,那里总是在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赫歇尔在汉堡的犹太人身上更好地认识到了自己,他们用德语祷告,既不提回归锡安圣山也不谈救世主的降临,更不会说到圣殿骑士团所做出的牺牲,甚至每周一次的弥撒也总是在周日进行。他的弟弟(特里尔的犹太教士)恳请他不要背弃自己的人民,也不要让他们生病的母亲遭受这种痛苦。

犹豫中的赫歇尔做出了最终决定:他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他从律师团辞职,依靠家庭支付的补助金过活,他的基督教朋友们并没有中断与他的友谊,总是前来探望他。赫歇尔依旧在祈祷盼望,在出谋划策,在东奔西走。他结识了一些从柏林来此组织政权过渡的新官员,这帮官员中的头号人物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试着帮助他未果²¹⁵。威斯特华伦男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贵族,他的父亲曾在七年战争期间担任布伦瑞克公爵的副官;他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于声名显赫的阿盖尔家族,岳父是一位苏格兰牧师。威斯特

华伦男爵的父亲虽然没有太多个人资产，却满腹学识，极有修养；他经历过两次婚姻，共有七个孩子，还享有全城最高的俸禄待遇：每年1800塔勒。

赫歇尔的物质收入并不稳定，生活条件极为窘迫。二女儿索菲娅于1816年11月13日出生，在此之前大女儿已夭折，此时距日耳曼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的首次大会仅过去几周。他梦想着能有时机前往法国，那里的犹太人至少表面上获准继续保有他们的权利，而在特里尔的犹太人却得不到准许。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在哪里以何种方式从事自己的职业，他不再设想离开这座仍有许多关系羁绊着他的城市，并且他再也不能无限制地依靠家庭资助来谋生了。

第二年，在母亲去世后，赫歇尔便再也没有了任何顾忌，他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宣布脱离犹太教，并将自己的名字从赫歇尔·马克思·莱维改为亨利希·马克思。因此他与自己曾经所属的宗教团体决裂，还与弟弟断绝了关系。为了准确表明他改变信仰只是迫于政令，且这种转变很可能只是暂时之举，亨利希并没有皈依在特里尔占据统治地位的天主教，而是选择了柏林当局所信仰的路德教，尽管路德教在全城11400名居民中只拥有大概300名信众——甚至还没有犹太教徒的人数多。他重新干起了律师的本行，穷其一生，他都致力于确保与捍卫莱茵省犹太人²⁴⁸的权利，并抗议侵害他自身以及其他所有德籍犹太人的不公平制度。

亨利希的长子1818年5月5日在特里尔降临世间，但并没有按照路德教的仪式行割礼或是受洗。根据犹太传统，他沿用了父亲与祖父（特里尔的前任犹太教士）的名字：卡尔·亨利希·莫尔德谢。

卡尔·马克思诞生了。同年，叔本华出版了著作《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玛丽·雪莱²⁴⁹完成了《弗兰肯斯坦》，25年之后，年轻的马克思在阅读《弗兰肯斯坦》时受到极大震撼；同样是在1818年，领导政府的哈登贝格首相重新将普鲁士划分为八个省，并设立了新的关税征收项目，这些举措让莱茵兰的葡萄园重现欣欣向荣之景。此外，柏林当局还鼓励特里尔居民重拾过去的生活生产方式，并大量补助利用闲暇时间开垦挖掘的医生、律师和教师——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阻止当地人渴求自由的方法。

然而，自由总是保持着隽永的魅力。接下来的一年，有人首次驾驶着蒸汽